

2008搜狐原创大赛获奖作品·职场小说IV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qidian.com

搜狐原创
yc.book.sohu.com

搜狐社区
club.sohu.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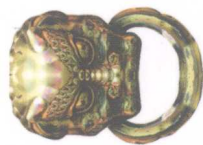
原书名《官商》雷霆出击：内幕、黑暗……
大胆出位的地产营销手法，实战实用！
入木三分的人性弱点刻画，真实恐怖！

官商

一个权与欲的陷阱，人性的善良与贪婪的交锋，道德良知与官场潜规则的较量……

更俗◎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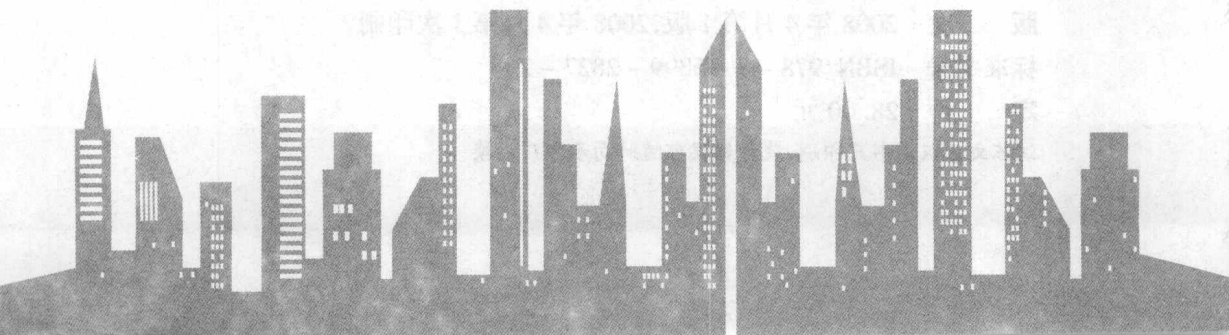
英雄

职场

地产英雄

A HERO of
PROPERTY

更俗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产英雄 / 更俗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5399 - 2827 - 2

I. 地… II. 更…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3452 号

书 名 地产英雄

作 者 更 俗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二 木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318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2827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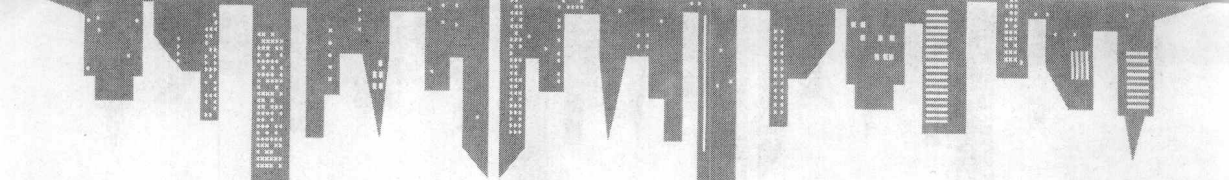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001	引子	梦
002	第一章	机会来了
005	第二章	「奸商」的潜质
012	第三章	第一笔小财
018	第四章	市委副书记秘书长
022	第五章	跟市委书记的第一面
028	第六章	前市委书记的政治智慧
032	第七章	要成名必须制造话题
036	第八章	市委的名头很有用
040	第九章	盛宴拉拢市委人员
044	第十章	打通市委人脉
047	第十一章	星湖：静海最低价位的楼盘
053	第十二章	制造话题：三十万招聘经理！
057	第十三章	与高官子弟的友谊
060	第十四章	拐来的得力助手
065	第十五章	银行的门槛
071	第十六章	赢得银行的鼎力支持
076	第十七章	与传奇富豪孔立民连手
080	第十八章	华丽的开端
084	第十九章	拆迁离不开政府
088	第二十章	地产界新锐：天星湖
095	第二十一章	要敢于用人
097	第二十二章	商机随处皆是
100	第二十三章	敲山震虎
106	第二十四章	最少的资金撬动最大的资本
111	第二十五章	没有不称职的员工！



地產英雄

A HERO of
PROPERTY



-
- | | | |
|-----|-------|--------------|
| 114 | 第二十六章 | 楼盘售价一定要高!! |
| 118 | 第二十七章 | 要在环境上做文章 |
| 122 | 第二十八章 | 给政府一个顺水人情 |
| 126 | 第二十九章 | 为员工解除后顾之忧 |
| 130 | 第三十章 | 成功悄然而至 |
| 133 | 第三十一章 | 一见钟情 |
| 138 | 第三十二章 | 意外的收获：省常委的支持 |
| 143 | 第三十三章 | 要掌握主动权 |
| 147 | 第三十四章 | 思念那个叫陈雨的女子 |
| 151 | 第三十五章 | 接手烂尾楼 |
| 157 | 第三十六章 | 再见已惘然 |
| 159 | 第三十七章 | 接手顶级豪宅的营销 |
| 167 | 第三十八章 | 楼盘的名字很重要! |
| 172 | 第三十九章 | 顶级公寓：檀山公寓 |
| 176 | 第四十章 | 激情新城镇 |
| 187 | 第四十一章 | 期待! 檀山! |
| 193 | 第四十二章 | 檀山：顶级奢华的私家园林 |
| 198 | 第四十三章 | 鱼自个儿咬钩 |
| 203 | 第四十四章 | 炒作与控盘 |
| 208 | 第四十五章 | 迟来的爱情 |
| 217 | 第四十六章 | 背后的真正决策者 |
| 223 | 第四十七章 | 让全民猜想檀山的价格 |
| 227 | 第四十八章 | 帝庭之宅 |
| 236 | 第四十九章 | 人总有失控的时候 |
| 241 | 第五十章 | 真相之前 |
| 249 | 第五十一章 | 新的挑战 |

引 子



光线昏暗，只有过道尽头的白炽灯散发出昏黄的灯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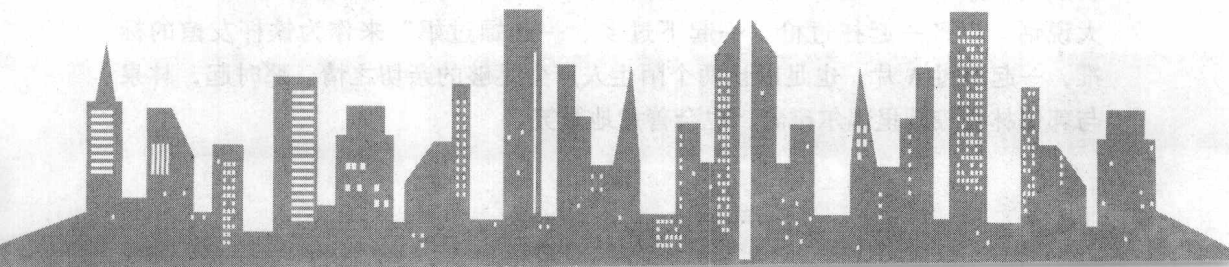
他惊恐地伫立在空洞洞的过道里。

淅沥而清脆的声音，那是密集的雨滴落在水泥地面上。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细微的回声，只有妈妈离开的那句话还在他的耳边响着：“陶陶，在这里等妈妈……”

白炽灯闪了闪，突然就熄灭了。一个念头与突如其来的深邃黑暗一起捉住他稚嫩的心房：“妈妈再也不回来了。”

林泉从梦中惊醒，感觉泪水沿着脸颊流下，眼睛酸得要命，大概在梦中一直凝视着妈妈消失的方向太久了。将脸上的泪水擦干，他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拉起被单裹住头脸，屋子的黑暗让他心有余悸。几乎在盖住头脸的同时，林泉又毅然地将被单拉开，睁大眼睛，凝视着深邃的黑暗。

这是九九年夏天林泉在寝室住的最后一个夜晚，明天他就要离开沉闷无趣的东海省立大学，返回静海市度过一个筹划已久的暑假。



第一章

机会来了

在早就该淘汰的绿皮火车的车厢里，三人座的排椅上挤着五个人。

林泉旁边挤着一个少妇，大约二十四五岁，憔悴疲惫使人显老，她贴着林泉睡得毫无顾忌。少妇穿着素雅的棉质衬衫，不知道她在硬座车厢里站了多长时间，衬衫给挤得皱巴巴的，浸染着汗渍，腰胸等敏感的部位还有几个明显的手印，林泉翘起嘴角，露出一个含糊的浅笑：在拥挤的硬座车厢，连转身也困难，看见漂亮的少妇，谁都会忍不住要占点手脚便宜。

林泉看见对面的郭保林打盹的眼睛睁开一条细缝，斜着眼睛朝他笑了笑。想起了某个良家在他身底下挣扎的淫秽场景。郭保林身材高大，剃着寸头，脸上还有两道刚结疤的伤痕，粉红的伤疤就像婴儿唇，卷到肩膀上的T恤袖口露出隆起的肌群，看上去十分凶恶。郭保林霸占了两个人的座位，头靠着车厢壁，赤脚蜷在座位里，舒服的姿势让林泉看了十分羡慕。

从省城到静海，空调大巴的车费是八十三元；空调列车四十六元，绿皮火车（指普通列车）用学生证打折，只要十一元，这就是林泉与郭保林坐在绿皮火车的硬座车厢里煎熬的原因。

郭保林家境富裕，但是他在期末时，跟他老子郭德全大吵了一架，让他老子断了粮草，他平日泡马子不知节俭，十一元的车费还是林泉帮他掏的。

林泉的父亲是一所二流中学的校长，属于小说里被歌颂、生活中被嘲讽的那类人，所以林泉在大学里的生活费一直紧巴巴的，郭保林在林泉宿舍里吃了两天泡面，等林泉所有科目都考完之后，才一起坐火车返回静海。

上火车前，两人分掉最后一包方便面；坐到火车上，两人就一直在聊回到静海一定要到“八大碗”好好解解馋。“八大碗”是郭保林他老子郭德全开的酒楼，拿郭保林自己的话说，郭德全是奸商，每天去八大碗海吃海喝乃是劫富济贫。

林泉心里想：“奸商？天知道我这辈子最伟大的目标就是做一名奸商。”

高中时，两人虽然同在一个学校里，郭保林七班、林泉三班。郭保林高三时在校外租了间房子，说是学习，其实是郭保林在校外图自在的窝点，同届的同学都将那里当成看A片的理想场所。林泉跟邻班的一个小子去过一次，以后就熟门熟路了，不过那时还不认识郭保林，有时两人坐一张凳上看片子，也不大说话。以“一起扛过枪、一起下过乡、一起嫖过娼”来作为铁杆友谊的标准，一起看过A片，也足以让两个陌生人产生足够的亲切之情。那时起，林泉与郭保林在校园里偶尔碰着，也会善意地微笑。

郭保林是出了名的争强斗狠的主儿，不过处事相当聪明，从不将乌七八糟的事情带到学校里，没在学校落下把柄，加上他老子郭德全的名头，让学校多少有些顾忌，郭保林虽然成绩很烂，但也在市一中这样的省重点中学顺顺利利度过三年。

高考后，两人竟然又奇迹般地进了同一所大学，并且友谊突飞猛进。

这种友谊迅速达到郭保林有时与马子在宾馆里突然发现裤兜里的避孕套只剩下一只又苦无机会脱身去买便给林泉打电话用暗语让他买了之后一起吃晚饭时在桌下将避孕套递给他然后他与骗来的马子一起回宾馆而林泉孤单一人返回寝室的程度。

“万里长江从雪原转徙万里，奔腾叠荡，直到下游入海处，水势才变得温婉柔顺有如处女。携带而下的亿吨泥沙沉积在河口，堆积成众多的沙洲、沙坝。江水的水流不断地右偏，将沙洲、沙坝依次并入北岸，形成狭长的沙洲平原。这片沙洲平原上孕育着华夏东部的一颗璀璨明珠——静海……”

静海站就要到了，林泉扭了扭酸麻的脖子，将紧贴着他肋下好几个小时的小妇往外推了推，瞥见她脖梗下的肌肉异常细腻，饱满的乳房将棉质衬衫撑得鼓鼓囊囊，透出隐约的肉色，小腹顿时腾起一股热气。

广播里甜腻的声音仿佛一粒投入平静湖水的石子，在车厢里引起一阵骚动。

“静海这几年的发展大不如以前，前些年，在沿海各大城市排位中还在前列，这几年都看不到静海的名次了……”

“怎么没有名次？翻到最后一页，倒算第七位。”一个戏谑的声音打断对方的感慨，“陈然下台后，周平、杨云都是败家子，七八年过去了，都说要改变静海的面貌，静海改变了多少？周平代了两年市委书记，到换届时，让人捅出两千万的资产。两千万啊，就算没有贪污受贿的证据，光是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也够他在大牢里蹲一辈子，谁能想到，他一点事没有，拍拍屁股平调到池州当市委书记去了。”

“唉，”深深的长叹声，包含着激愤的情绪，“杨云呢？他在市委书记任上做了五年，静海在他手里也没有起色啊。”

“能有什么起色，陈然、周平是他暗中扳倒的，他忙着招揽亲信、买官卖官，哪有时间发展静海经济啊？”

“耿一民也一样，上任才三个月，反复强调反腐倡廉，我看他骨子里也是大大的坏透了的。”说到这里，那人得意地笑了起来，右手挟着香烟，说到激动处，忍不住挥动起来，“还不如陈然继续当市委书记……”

“陈然不也是因为经济问题退下去的？”

“差不多吧，听说是他的儿女贪财，陈然在市委书记任上，他的两个儿子，个个都是几千万的家产……”

“唉……”

“陈然虽然纵容子女敛财，毕竟还有几分真本事，他在任九年，静海发展多快！反正没有一个当官不贪的，那就在贪官里找个有水平的……”他看见林泉转过头来看他，微微点了点头，算是陌生人之间的礼节。

林泉点了点头，算是回礼。这年头，许多人郁郁不得志，但是谈论官场闻的劲头可足得很。虽然是捕风捉影，但这个中年人嘴里所说的，在静海也确实有其人。

林泉是东海省立大学一名普通的大二学生，虽然说普通，但与静海的官场并不陌生，两名中年人所说的前任静海市委书记陈然就是林泉的姥爷，林泉的母亲是陈然的养女陈秀。奇怪的是，林泉也不是陈秀亲生，而是四岁之后才到林家的。

虽然林泉与陈然没有血缘关系，却是陈然最宠爱、最放任的一个外孙子。陈然因为经济问题离任之后，华丽富贵的光环就像水里泡影，一夜之间就完全破灭了，那时还只有十五岁的林泉心理遭受相当大的挫折，在无穷无尽的奚落与嘲笑中，养成冷漠沉静的性格。

就是现任的市委书记耿一民，林泉也不陌生。耿一民是林泉的父亲林铭达的大学同窗。陈然在位时，耿一民是市委副秘书长、静南区委书记，虽然不屑于巴结陈然，但跟林铭达家走得相当亲热。陈然离任之后，耿一民先后出任市委秘书长、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大概是避嫌的缘故，跟林家的关系就淡了下来。耿一民的秘书，今年四月份才当上市委副秘书长的赵增还是林铭达在市中一当副校长时的学生。虽然耿一民跟林家的关系淡了，但是赵增受过林铭达太多恩惠，赵增读高中、大学的费用，就是林铭达资助的，跟林家一直来往密切。赵增当上市委副秘书长，在家里举办私宴时，林泉还特意请假回过一次静海。

那两名中年人的谈论吸引好几个小伙子围过去，他们不时插上一两句话，谴责一下静海的贪官污吏。林泉坐回座位，头靠着满是油腻污垢的椅背，望着窗外熟悉的景色，感觉火车巨大的力量将自己拉回那座熟悉而陌生的城市。

从耿一民在市委换届中意外胜出，远在省城的林泉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

“奸商”的潜质

“这就到静海了？”紧贴着林泉睡了四五个小时的少妇微微睁开惺忪的睡眼，有那么一瞬，林泉觉得憔悴疲惫与皱巴巴的衬衫并没有让少妇的秀美容貌黯淡多少。

“到了，你也是在静海下吧？”绿皮火车上除了林泉、郭保林这样到期末就会变得不名一文的学生外，更多的是在城市里从事艰苦劳作的务工人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涌入静海的汹涌人流里，为静海的发展与建设奉献血汗，却只能换来仅够生存的微薄酬劳。

少妇眼里露出迷惘无助的神色，让人看了忍不住会生出怜惜、不舍。少妇是在静海站下车，但是从她迷惘、慌乱的眼神里，林泉看出她在此地没有熟人，或者说她自己也不确知来静海的目的。

“你是来静海找工作的吧？”郭保林将厚厚的大嘴凑过来，手撑在纤维板桌上，肩头差些压着身边那位抱着婴儿的母亲。

郭保林一路上独占两人座位的凶悍之举，早让人将他与凶神恶煞联系在一起了。他的头往前一伸，脸上的两道疤痕，让少妇打了个激灵，露出怯怯的神色，往后面退了退。

少妇看见林泉也盯着她看，头略低着，垂下来的刘海遮住光洁的额头，小鹿惊恐似的眼神让人看了心怦怦直跳。

人的相貌分类有好几种标准，除了英俊、丑陋之外，还可以用凶恶与忠厚来分。郭保林人高马大，脸上两道疤痕让人一眼就看出他争强斗狠的本质。

林泉消瘦清秀，眉直目秀，身上有着浓郁的书卷气，郭保林唯一学到的数学术语就喜欢用在林泉的身上：“小仁儿，你的卖相简直与你齷齪的内心成反比！”

林泉此时手里抱着一本书，《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书名也让人对他多几分敬意。

少妇刚醒来还在为挨着他睡觉这件事感到有些羞涩，等郭保林缩回对面的座位上，才自语自言似地说开了：“我一个老乡在静海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次我打算跟她一起过来，可是临上车前一天，她家突然发生些事，走不了了。我舍不得退票的钱，就先来了……”

没有工作，没有住房，没有熟人，身上没有太多的余钱……林泉露出为少妇所处的境遇忧虑的神色：“我们是东海省立大学的学生……”合上书，露出书脊上“东海省立大学出版社”的字样。

“我早看见……”少妇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往上翘了翘，给人一种俏皮的感觉，神情缓了一些。她在车厢里熬了一宿，正是看林泉相貌像个学生，这才豁出去挨着他的左膀子眯眼睡了起来。

林泉那时还不知她心里怀着这样的心思，只是据实相告：“厂子很少有年中时招人的，你老乡有没有告诉你她厂子的地址，她是把你介绍到她的厂子里去的吗？”

少妇露出为难的神色，摇了摇头：“她只说静海的工作机会遍地都是……”

到静海打工的，许多人都是初中毕业就出来，很少有二十四五岁才第一次出远门的。林泉猜她是家里出了变故，才不得不出来工作的，这种事现在也不方便打听：“如果你能吃得了苦的话，我倒可以介绍一份工作给你，工资刚开始不会太高，大概六七百左右……”

“吃苦倒不怕，只是，只是……我没有住的地方……”少妇的声音很小，却能打动林泉的心。

林泉仔细端详起这个名叫方楠的女子。林泉几年来在姥爷陈然的培养下，看人的功夫不会太差，虽然挤在硬座车厢里，方楠的衣服给挤得皱巴巴的，脸上也没有好好收拾，一点妆都没有化，但是方楠绝非那种光有相貌的山村妇女，只是乍到陌生地方的迷惘让她身上的那种恬静气质变淡了。

看过她的身份证，知道她今年才二十四岁，比自己大两岁，可能是太疲惫的缘故，看起来有二十五六岁，即使这样，方楠秀美的容貌让林泉看了仍然心里发紧。

不知是她的单纯，还是林泉的卖相过于老实，临出站时，她连给她介绍的什么工作也不问，就跟着下来。

方楠将装杂物的网兜线绳拽在手里，天气燥热，粉脸晕红，林泉与郭保林帮着将行李提下车。郭保林多年来打架斗殴，整出一副结实的身子板，一米八三体重八十五公斤，倒不觉什么，林泉身高一米八零，体重六十二公斤，没好意思跟方楠争最轻的那个网兜，下了车来面红耳赤，衬衣被汗浸透贴在背上。

郭保林支了个眼色让林泉过去，他侧着身子瞟了方楠一眼，小声地问：“你真管这摊子事？”

“刚才不是你给我使的眼色吗？再怎么，也够资格到你们家酒楼做服务员啊。”

郭保林拿眼往方楠那儿乱瞟，八大碗酒楼喜欢招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可以增加顾客的回头率，不过在都市形形色色的诱惑下，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在酒楼里都待不了多少的时间。

“到八大碗做服务员不是寒碜人家吗？算了，将她丢大八碗去，一个月给八百，她吃不了苦走人，也怨不了我们。看她挺朴素的，估计能多挨两个月。”

林泉拿衣袖将额头、鼻端的汗珠抹去，嗓子眼干烧得难受，想起学校门口卖哈密瓜的大妈，咽了口唾液。

林泉用手肘顶顶郭保林的腰，问他：“要是这里也有卖哈密瓜的，你多少钱买一块？”

郭保林挥汗如雨、口干舌燥，听了“哈密瓜”一词，两眼放光，手捏着林泉的肩膀，大叫：“哪里，哪里？我记得你兜里有二十块钱，还有十块钱塞在鞋底。”

“你去把你爸进货的皮卡开来，这有一堆东西呢。”没理郭保林，林泉直接说出意思。

“送她去哪里？”郭保林嘿嘿淫笑起来。

林泉推了他一把，让他快去快回；转身走到方楠身边：“这些东西，也不方便打车，我让郭子开辆皮卡过来。”

方楠还是有些担忧，细声细气，好像怕惹人生气：“唉，你给我介绍个什么工作，那个，那个……有些事我是不做的。”她说“有些事”的时候，似乎费了老大的勇气。

林泉的目光正移到她的脸上，见她的脸上涌出醉酒似的酡红，模样甚是诱人，忍不住透过她敞开的领子往里看。林泉的心尖尖一颤，奶奶的，露出小半个乳房也是粉红的。喉结滚动，无意识咽唾液的声音大得惊人，吓了自己一跳，身子一晃悠，差点一屁股坐地上，手向后撑着行李箱，顺势坐了上去：“咳咳……”好像不咳几声，心思就无法从“有些事”的诱惑里挣扎出来，“方楠姐，这个呢，体面又安逸的工作一时也难找，郭子家里开酒楼，待会儿把你安顿好住的地方，我们就去酒楼看看……那个，我的意思呢，我跟小郭暑假里会找些事做做，你就算替我们打工，我们开工资给你，你要是不愿意，我们让你直接进酒楼帮工也行。”

“你们让我做什么？”

“等小郭来了我们再商量，也就是鼓捣点事赚点零花钱进行暑期实践，工资我们可以先付给你的。”

“你们开学之后……”

方楠举目无亲，不知所措，将他们当作最后一根稻草，方楠对自己的信任，让林泉心里生出难得的羞愧：“我们开学后，你要是愿意，肯定可以让你去酒楼工作。”

郭保林换了一身行头过来，站在东一出站口探头呼唤，见林泉招手回应，硬从两个车站工作人员之间挤了过来。

郭保林高三时租的房子，租金也便宜，就一直没有退掉，郭保林不常住，倒是一帮狐朋狗友将这里当成寻欢作乐的场所。

随着拧开门锁清脆的“咔嗒”声，似乎将人推进另一段欢乐时光。男女体液的气味混杂着阴雨季节的霉味与某类易腐蚀食品长期酝酿而成的刺激性气味汹涌而来，林泉掩鼻走避，差点将钥匙串摔在地板砖上。

“你还将钥匙给哪对狗男女了，这他妈的能住人吗？”

郭保林立在一旁，想来对此事早有预料，嘿嘿直笑：“有女人，味道就不这么浓了，洒了整瓶消毒液似的。”

方楠掩着鼻子进去，看她脸红得渗出血似的，想必闻出是什么味来。方楠手脚麻利地打开窗户通风送气，她也明白这里才是她安身立命之所，也不用多加解释什么。

庭院里，四张塑料靠椅围着水泥桌，桌上三只空啤酒瓶，桌下一堆绿森森的玻璃碎片，十几只易拉罐用铜电线串成两串，悬在水泥桌上方的树枝上，一阵微风，也哗啦叭嚓地乱响。郭保林点了烟，将烟盒、打火机一起抛给林泉，右手夹着香烟，烟头朝屋里点了几下，意思明显，问怎么处置屋里的人。

“这事还得你跟我老头子提，他见我就来火，这会儿回去拿车，差点挨他一顿好削。”郭保林人高马大，好争强斗狠，特有叛逆精神，但在郭德全面前一样没辙。拿他的原话说：“没有人能在老头子阴险的面孔前硬抗。”

郭德全经营的八大碗酒楼与第一中学的宿舍楼只隔着一条街，林泉高中时虽然穷困潦倒，也经常去八大碗呼朋唤友买醉弄愁。认识郭德全远在郭保林之前，不过那时他们唤郭德全为郭秃子，叫得顺溜，以致现在也常常在郭保林面前收不住口。

“这事不急，我们先去玉双路转转。”

“去那里干什么？指不定老头子就在那里。”

林泉心里也没有定谱，懒得现在就跟郭保林解释，车站广场连卖水的都少见，这会儿喉咙干得冒火，催促郭保林赶紧出去，探头跟方楠言语了一声：“方楠姐，你先收拾着，我跟郭子出去一下，你看缺什么东西，我们出去的时候一起带过来。”

方楠跳着出来，衣袖挽过手肘，小臂白嫩嫩晃眼，已没有火车上的那般疲倦，眉眼间的风采，让别人一眼看出她不会是从哪个山旮旯里钻出来的：“你们先去吧，东西我都带着，也不缺什么。”

郭保林招呼了一声，将皮卡当作跑车一样开到玉双路。玉双路前后三公里，静海最大的果蔬批发市场就在这里。

时间已晚，若大的果蔬批发市场里空空荡荡，林泉盯着过道上方的塑料标牌，指着路让郭保林将车开进瓜类批发区域，青黄瓜皮的哈密瓜码得整整齐齐，散发出浓郁的甜香味。

林泉拦着郭保林，直接就问：“有没有破皮差不多要烂的瓜，烂一点也没有关系。”

中年摊贩瞥了一眼他们身后的皮卡，车门上写着“八大碗”酒楼的字样，啐了一唾液掷地有声，一脸不屑：“八大碗也算有些名气，水果盘也选这种货色，谁他妈还去那里吃饭？”弓下身子，从摊位底下捧出二十多只有些破皮的瓜来，有些地方颜色较深，开始烂肉了，不耐烦地说道：“十块钱，一起拿去，丢垃圾箱还要走段路呢。”

郭保林朝那人挤着眼睛，贴着林泉的耳朵小声地说：“酒楼水果盘都是免费赠送，用不了这么多。”

靠，就知道八大碗免费送人的东西没有好货色，郭德全厚着脸皮来，估计还要摊贩倒贴他十块倒垃圾的钱。这些哈密瓜每只约有十斤，如果不是有些腐烂，批发价也要十四五元，如今算是白捡了。郭保林有一点好，好奇心不强，见林泉从鞋底掏钱给人家，就捋起袖子将烂瓜搬车上去。

郭保林一路上刨根问底，林泉就是不说这烂瓜整来干吗。方楠听着车碾过水泥路面，走出院子，踮脚探头看着车厢里二十多只烂哈密瓜，十分惊讶：“哪儿整出这么多瓜来？”

密哈瓜本就有些破损腐烂，经过一路的颠簸，卖相更不能看了。

林泉先跳下车，等进了屋子才喊：“将东西都搬进来。”

出去约有一个半小时，就这么会儿工夫，屋子让方楠收拾得窗明几净，林泉都不敢落脚。明净的地板砖还有些水渍没干，一路踩过去，留下好几个大脚丫子鞋印。

“将烂瓜搬进屋干吗？”

林泉将身子倾出门外：“方楠姐在这里，我们不得包食宿吗？这些哈密瓜能顶一段日子。”

“我都说仨儿的心肺让狗吃了，也就你这样的人心地善良，让他忠厚老实的外表欺骗。得，你跟我回酒楼行了。”郭保林的话也算不上诋毁。

方楠咯咯直笑，林泉心里一阵惭愧，要不是这些哈密瓜另有用途，真有心让她凑合着当饭吃。

方楠与郭保林将乱七八糟的家伙与烂瓜都搬进屋子，林泉正端坐在床沿上，一本正经地对着风扇将乱发往后梳。郭保林顺手操起一只盆作势就要砸过来，林泉立马将风扇转过去，吹到他的头上。

“小样，非得给你脸色才知悔改？说吧，将这些烂瓜搬进屋干吗？”

“这学期不是要求暑期实践吗？”

“怎么了，临走前拿酒楼的公章盖一下，可别指望老头子会亲手给你写评语。”郭保林低头望了眼地上的一摊烂瓜，还有些水果刀、刨皮刀、大塑料盆，“你想拿这些东西练雕花吧？”

抬头见方楠走到门口，林泉招手让她过来：“方楠姐，从今天起，你就是八大碗餐馆的外围员工了，外围员工也没有什么试用期不试用期的，底薪六

百，包食宿。”从那叠钱里点出四张，递给方楠，“月头预付四百，另外二百到月尾结算，努力工作还有奖励。”

郭保林想那钱是从他老子办公室的抽屉里拿的，现在当工资发给方楠，方楠真算得上八大碗的外围员工了。

方楠接钱的时候有些犹豫，两根葱管似的白嫩手指隔着钱压在林泉的手心，令他忍不住想将钱抽掉，好让她柔嫩的手指直接在手心里挠两下：“暂时住你们的地方，已经……”

“得，你就收下吧，仨儿做事比我靠谱。”

“这……”

林泉将手收回来，将钱揉成一团，塞后裤兜里：“方楠姐看出来。这些瓜有些烂皮，整个儿的是卖不出去，削皮切成块，将烂的地方挖掉，用竹签子一穿，拿铅皮盒子在车站出口卖，也是好卖的。方楠姐要觉得做这事丢面子又辛苦，我这就带你去找郭子他爸说说，让你进酒楼帮忙。酒楼不安排食宿，你暂时还是住这里。得，郭子，拿钥匙去开车——”站起来拉着郭保林就往外走。

“别……”方楠一把抓住林泉，脸都急红了，把他的手从裤兜里拉出来，“我不是这意思，要能有事做，我也心安理得……”

郭保林站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别不心安理得，仨儿不是色迷心窍的主儿，给你开六百，你等着给他剥削一千二吧。”拉着林泉走到门外，小声嘀咕，“小子，你真狠，我家也就拿这些烂瓜做个赠盘，不要钱，你倒有胆整街上去卖钱，还骗一个无知少妇。”嘿嘿一笑，“你小子啥时候长脾气了，装得挺像啊。啥戏都让你演了，我演啥啊？”

“暗示你半天了，你都不配合，我就全担下来了。这事能成不？”

“玄，不过俩月没事可做也无聊透顶，老爷子常说我不学无术，咱们折腾折腾，也做出一副有为青年的模样，说不定他一高兴就把赵静那档事给忘了，不就一月六百嘛，找一美女整天陪咱聊天得多少钱，玉林街上公开价，一小时三十元，带动作就得五十。这事儿，值！”

房子是郭保林租的，工资也是从郭保林兜里掏出来的，这一番话一说，方楠感激之情都压林泉一人身上了。这创意怎么的也得算郭保林一份。

郭保林拉着林泉还要说什么，方楠从里面探出头来：“那个……仨……我还不知道你名字，我怎么称呼你？”

林泉回过去，盯着方楠让她有些不好意思，低下头去：“你倒不怕我把你给卖了？”

“刚上火车倒是蛮有勇气，可离家越远心里越虚，听到广播里报站静海站名，脚都发软了，差点想哭出来，要不是你们，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好呢。”方楠说着眼圈就红了，猛一扬头，闪出光洁的前额，勉强露出一个明媚的笑，“你们才多大的人，我都把你们当成弟弟了，还能骗我啥？咱们认识好一会了，

你也得告诉你的名字吧，就听见郭保林叫你仨儿仨儿的。”

林泉搓搓手，从方楠身边挤进房间，肩膀有那么一瞬感觉挤过软柔的东西，没敢看方楠的反应：“你叫我小仨儿就行，郭子他们也这么叫我。大名林泉，山林泉水，好像不够气势。”

“林泉、林泉……”方楠轻唤了两声，抬头望过来，“这名字跟你人很配呢。”

“特阴阳怪气是吧？”郭保林也学他挤进来。

方楠却抢先让开了：“哪有？很书卷气的名字，不过好像比不上小仨亲切……”说到这里，倒先笑出来。

林泉转过头来，方楠脸上有些不自然。

林泉踢了踢郭保林：“你去酒楼整一套服务员的服装。”世间事本就这样，要真整得像一份正正经经的工作，掏大粪都能让人产生自豪感。

方楠听了这话果然脸色一缓，郭保林倒有些犹豫：“咱这事若是曝光了，对酒楼的影响……”

郭保林平时吃喝玩乐纵情声色，大事上倒也不马虎。

“媒体曝光也就拿着针孔摄像机在远处偷拍，你去取服装，在八大碗的八字上头用颜料笔抹一笔，搞得八不像八，几不像几，要真有媒体来曝光这事，你老爸也可以义正严词地站出来指责不法商贩为非作歹欺骗市民，趁机让八大碗露脸做一回广告。”

这么一说，郭保林立马眉飞色舞，也不多说什么就走了出去。

趁着等郭保林的当儿，方楠将堆在墙角的烂皮瓜刨皮切块、剔掉烂肉，插上长竹签，在清水盆里浸了片刻，码到铅皮盒里。

郭保林推门进来，看着整齐码在铅皮盒里汁水丰满、瓜肉晶莹的哈密瓜，脸色发白，他想起校门口卖哈密瓜块的大妈。郭保林拿手指着林泉：“我每次请你吃，你都不吃，是不是早想到这个？”

“虽然有些烂，但是烂的地方终归不多，刨皮削平，卖相还是不错的。你家水果赠盘里的葡萄也是从烂的当中捡出来的，你连这点都想不到，也不能怨我不提醒你，嘿嘿嘿……”笑可以笑，不过人一定要先闪，林泉差点与出去倒瓜皮、烂瓜肉的方楠撞到一起。

第三章

第一笔小财

车站广场的东北角走出来一个上着白色大翻领休闲中袖衬衫、下穿水洗白牛仔裤的女子，发梢及肩，皮肤白嫩，脸庞柔美，林泉挨着郭保林坐在白色栏杆上，急忙踢他的脚：“嘿嘿，快瞧，这妞敢情不错。”

身材丰盈、修颀的女子应当穿上牛仔裤，将大腿绷紧，透出女性特有的饱满与柔软。在这点审美认识上，林泉与郭保林保持着高度的一致，郭保林将在别处搜索的目光调过来，转头望去，那女子恰转过身向东面的巴士站走去，将丰盈滚圆的臀部塞入郭保林的视野，绷直饱满的大腿直杵到底，线条简约却能勾起男人色心，挽起一条窄边的裤脚沿下露出一小截尖锐的红色鞋跟。

“妈的，性感，正面如何？”

“看她肩柔似水，正面当然不差。”

对自己容貌没有自信的女子肩背会比较僵硬，肩柔似水，正面即使不面若桃花惊艳逼人，也定是气质颇佳，郭保林对林泉的判断从不怀疑，纵下白色栏杆，便要上前去看个仔细。郭保林竟没勇气对视这女人的眼神！只是绕到女子背后，猥亵的目光在女子绷得滚圆的臀部停了一瞬，就径直走了回来，神色颓丧，一副很受伤的模样。

“得，每日三四万号人从这里过，当今的化妆术如此发达，百里挑一就能让你目放淫光，机会多得是，何必对眼前这个念念不忘？”

郭保林的挫败感基本上会在第二位美女出现在他视野的同时消失，但作为朋友，却不得不说些明知无用的安慰话。只是林泉想不到半个月后，就会跟这名女子在另一种场合再次相见。

“将方楠一人丢在那边好像不是很好。”郭保林突然良心发现，令林泉相当诧异，不过看看现在已经日移正中，林泉想也确实应该去看看了。

郭保林比林泉沉二十多公斤，郭保林骑车林泉坐车天经地义，逆行在流动的人群中，林泉看着无数闪现的美丽面目，真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幸福。

郭保林杵了杵林泉的腰，让他下来。林泉伸头一看，只看见几名穿着花里胡哨的不良青年将方楠围在当中。一个剃着寸头却在前额顶上留着一撮黄毛的家伙一手叉腰，一手去捏方楠的下巴，倒是他身边的那个把头染得跟鹦鹉似的家伙胆子更大，手往前一推，刚好托着方楠胸下，掂了掂，正要捏一把的时候，方楠奋力一格，却将铅皮盒碰翻，哐当一声，吓了众人一跳，噤里啪啦，硬币、零钱滚了一地。